

黑森林丛书

长篇动物小说

丑狗

乔传藻 著



海燕出版社

黑森林丛书

长篇动物小说

丑狗

乔传藻 著

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丑狗/乔传藻著. —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0. 10

(黑森林丛书)

ISBN 7-5350-1849-1

I. 丑… II. 乔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7328 号

黑森林丛书

丑狗

乔传藻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编 450002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.5 印张 105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2 版

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2 001—6 000 册

ISBN 7-5350-1849-1/I·517

定价:10.00 元

写在前面

遥远的，有时，也是亲近的。

我说的是滇南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村。

村里有一所小学校，盖在绿树环绕的山埂子上；山脚下流淌着小清河，河水连接着叠向小学校的白石台阶。站在学校的土场上，远远地，就能看见周边的大小村子：甜笋寨、猫猫箐、豹子箐……村庄散落在翠竹和芭蕉阴里，像一些会冒烟的玉石。

我在小村里住了整整一年。

村庄的炊烟总在记忆的天空中萦绕。

小学校的钟声总也不会从心头飘散。

啊，还有那条魂牵梦绕的小清河，不管我去到什么地方，只要一合上眼睛，似乎就能听见噗噜噗噜的流水声在耳畔响起，心，总在河岸上徘徊。

不过，我爱在记忆中叩访的人物，还是小学校的丁老师。丁老师是红河人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来这里教书。瘦瘦高高的个子，笑起来，细眼睛满是光彩。在那些日子，丁老师带着我，结识了他的学生顺顺、胖瓜、小庆……这群沙哑着嗓子大吼大叫的调皮精，仿佛招招

手就能来到面前。

小学校里还有一个重要角色，那是一只大黑狗。大黑狗其貌不扬，本事可大着呢。记得是在黄昏时分，丁老师带着学生打篮球，球传出去，有一个学生没能接住，篮球脱手而去，眼看就会滚下陡直的山坡。惊叫声里，趴在场边观看的大黑狗，竟然飞身跃起，准准地用前爪扑住篮球。球场边顿时响起叫好声。我说，大黑狗真了不起。丁老师笑笑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：

“村里的老辈人说：世上只有不成器的人，没有不成器的狗。”

在那些日子，丁老师的话，有如一道电光，照亮了我生活经历中碰到的很多场面、事实和细节。生活仓库里的人物和事件，霎时都前来报到，它们各显各的面目，各显各的本色，各找各的位置，排在一起，居然也有了一个大体的故事轮廓。

这就是我想告诉给少年朋友们的《丑狗》。

此刻，这只疲惫不堪的狗，沿着弯弯扭扭的山路，带着它的森林见闻，带着村寨人家的吵嚷，带着田边桥头的野露，也带着它无穷的恐惧和惊慌，正颠颠地向我们走来……

作者

二〇〇〇年五月

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字，仅仅是一个字，就决定了它的命运。

那天，它趴在飘着油烟味的店铺门口，耐心地等候主人。太阳辣了，几个半大不小的娃娃放学路过这里，见到了这条邋遢狗。一个胖小子嚷了起来：

“你们瞧，这条狗多丑啊！”

它不懂“丑”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人家是在夸奖它呢。它站起来，殷勤地摇摇尾巴，露出牙齿，笑了——狗也会笑的，当然不是“哈哈哈”大笑，而是很有风度地皱起鼻子，歪出舌头，微微一笑。

围在一旁的小学生更来劲了。一个背花书包的孩子问：

“你们说，这条狗像什么？”

“戏台上的小丑！”

学生娃娃放声笑了，它也频率更高地甩开了尾巴，那情景，就像有人在抚摸它的耳朵一样舒服。娃娃们叫着闹着，不知是哪一个坏小子，随手扔过来一块石子，

险些打在它的鼻梁上。他们跑了，一路跑一路怪叫：

“丑狗！丑狗！”

主人使火柴棍剔着牙齿，高一步低一步走出了小饭馆。他左手无名指上箍着个银戒指，亮得晃眼。街边的叫嚷声，让他停住了脚步，就像在山林里寻找猎物似的，习惯地眯起了眼睛。此人是隔山寨猎户，名叫李才，村里人都喊他打山匠。李才有二十来岁，身材瘦高，面黑，耳朵大，腿脚长，看上去像一副大火钳。李才没趣地瞅着那些远去的背影，一个“丑”字让他皱起了眉头。打山匠蹲下来细细端详自家这条半大不小的狗，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，恨恨地说：

“怪不得卖不出去，真是条丑狗啊！”

前晌，打山匠用根草绳拴着狗，翻山越岭来到小镇上，他蹲在街岔口，原指望卖个好价钱的，没想到过路人连眼睛珠也不往狗身上瞟一下。显然，谁也看不上这条狗。打山匠明白了，他的狗长得怪模怪样的，城里人看不上眼。一气之下，他解开绳子，自顾自进了路边的茂源酒店，直喝得两眼通红才出来。

往回走的山路上，李才完全忘记了自家的狗。酒劲一股一股往上涌，他解开衣裳扣子，敞着怀，昂头吼起了自编的荒腔野调：

拿起烟锅想起你，
忘了咂烟对火星；
端起酒盅想起你，
米酒淡成白开水……

顺带说一句，李才至今还是一个光棍儿，他想媳妇了。前些日子，他进城倒卖穿山甲，站在中药店门口，望着墙上的刘三姐就不想挪动步子。这是一幅电影广告，李才直愣愣的目光，直瞅得画上的人儿害羞了他也不走。正是从这天起，打山匠李才暗暗立下誓言：此生此世，非刘三姐模样的不娶。画上的人物，从此也成了他“梦中的情人”，成了他酒歌中的“你”。

不唱“白开水”还好，刚唱到这一句，李才觉得口里干渴得厉害。他斜靠在松树脚下，转着脑袋找水塘子。谁知水塘子不见，一扭头，又看见了他的狗，它正紧跟慢撵，尾随在身后，怯生生追了来。不看见狗他还不气，一看见这个卖不出去的东西，李才一下记起了城里人的讪笑，他恼了，挥着胳膊，大声怒斥：

“臭——丑狗，滚！”

他的狗一时还辨不过味来。主人过去叫它“瘟狗”，更多的时候叫它“臭狗”，这些叫法都差不多，主人一出声，它总是殷勤响应。这会儿，主人又发话了，它扭头看

了看左右，没有别的狗跟来呀，主人是不是搞错了？
嗯，主人是在招呼我呢。它欢快地摆动着尾巴，跑得更
快了。哪知打山匠的手指头，一下戳了过来：

“丑狗，老子不要你了，滚，远远地滚！”

霎时间，它明白了，以前的名号统统作废，“丑狗”
这两个字，就像身上的皮毛一样，从此归它所有。这是
一个招来灾难的名字。瞧，主人的嘴里一喊出这个声
音，他就会生气，气得眼睛里闪出一种很可怕的光。这
还不算，主人躬下腰去抄起木棒来了，那东西敲在身
上可了不得呀，丑狗知趣地逃开了。

它不笨。一惊一吓，反倒让它动开了脑筋。它想去
照照镜子，仔仔细细弄清楚，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出
了问题，让人一眯眼皮就想冲着它扔石子抡棒子。

树丛背后，有一片亮亮的湖水。湖水就是它的镜
子。

它站上了水边的一块光石头，转着圈子，伸头打
量自己的模样：脑门儿窄，腿脚长，浑身的皮毛栗炭似
的黑，脚爪和尾巴尖却是白的。一对耳朵直直的，像是
快刀斜着劈开的竹筒。它的这身行头很不错呀，不也
引得村里的母狗跟着瞎哼唧吗？哦，在它的鼻梁上边，
一簇茸茸的白毛多么抢眼啊，一眼看去，就像不小心
抹了几笔白石灰，怪滑稽的。这有什么要紧呢？

丑狗就丑狗吧，根本不要为这些不沾边的小事窝囊自己。关键是要有力气，要有尖锐的牙齿，要有牛角刺一样锋利的脚趾。森林里有一头瘸腿豹，碰上了，缺少抵抗的本领，那就完了。

丑狗回身看了看太阳，太阳低了，低过松树梢，差不多快低到它的尾巴尖上来了。黄黄的，像一张凉了的鸡蛋饼。

快跑吧，撞上瘸腿豹，弄不好真会成为它的肉饼。

丑狗纵身跳回湖岸。穿过松树林，它来到了回隔山寨的红土路上，仰头一望，它猛地收住脚步，尾巴也耷下了。

它回不去了。

远远的坡头上，就在打山匠刚刚走过的山垭口，瘸腿豹又窜出来了。这家伙绕着大树兜圈子，好像在问：我的晚饭在哪里呀？

这只浑身披满铜钱花的豹子，跑起路来，后边一条左腿总是提在空中。尽管是三条腿着地，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它，两丈宽的箐涧，甩起尾巴飞身就能跳过去。瘸腿豹生性残忍，有一回，它咬死了村里的一头细角牛，撕开肛门，拖出牛的肠子，血淋淋地晾在山场上，像是一匹大红布，等村里的庄稼人赶到时，豹子踪影全无。人们不甘心就这么让它逃走，分兵把口，端着火药枪埋

伏在树丛里。哪知瘸腿豹根本没有离开，它咬开牛屁股，把细角牛的肚子当成山洞，钻到牛的腹腔里，细嚼慢咽，一点一点搜寻牛的内脏。吃饱喝足，这才不慌不忙走了出来。等人们发现它时，恍惚之间都不敢认了，看见的，是一头红糊糊的怪物，这家伙拖着血影子，闪身溜了。溜是溜了，它的气味说明了它的身份：森林空地上，飘散着一股烧马粪纸的糊焦臊臭味。这是瘸腿豹身上特有的气味。

此刻，丑狗站在下风口，豹子暂时还发现不了它。不过，丑狗也不敢大意，尽量缩短了身子，肚皮贴在地面上，轻轻悄悄往背阴的洼地里挪动。坡地上的青草，刚刚漫过它的脊背，它不敢走。绵绵的草地跑起来是舒服，可身子后边分开的草浪却会出卖它，向坡头上的霸王汇报它的踪迹。丑狗宁愿踩着箐沟里的尖石子逃命。

情急的狗也会迷路的，它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。丑狗慌了。前会儿，就在它钻到沟底下躲开豹子时，栗树上还挂着落日的红光，等它泥泥水水爬到岸上来时，树梢指着的，全都是星星了。还有一弯黄香蕉似的东西，紧贴在星宿旁边。

它紧张地抽搐着鼻孔。灌进鼻子里的气味，没有一样是熟悉的。哦，这地方也有老鼠光顾过的痕迹，就

沾在草叶上，它闻见了。对丑狗来说，闻见跟看见是一样的清楚。只是，丑狗怎么也弄不懂，这地方没有谷穗，没有玉米棒子，贪心的老鼠能占到什么便宜呢？

夜幕落了下来，山洼里更是黑得害怕。溪水在看不见的地方大声喧哗，每一声都在说：逃啊逃啊。

丑狗不想逃了。刚才树干撞得脑袋生疼。它蜷起身子，睡在大树脚下。

它睡不安稳，心尖子咚咚地跳，一下一下鼓捣着身下的落叶。不好，它闻见了残留在叶片上的一种气味，臊臭臊臭的，这是豹子来溪边饮水时留下的。丑狗颈项上的长毛一下参直了，爪子按紧了地面。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刷拉”一声，山坡上的藤藤叶叶发出一阵怪响。丑狗再不敢耽搁了，它立起身子，闷头窜了出去，心想一定是瘸腿霸王追来了，这家伙没吃到晚饭，饿急了。

它跑不动了。一个坚硬的东西，凶狠地从后边一口咬住它的脚，挣也挣不脱。丑狗倒在地上，一点儿也不英雄地号叫出声：

“汪——汪——”

意思是：完了，完了。

它叫得那么可怜，叫出了一串串颤音，歇在树杈上的猫头鹰也不忍心听下去，飞了。

二

丁老师批完作业，抬起头来看看窗桌边的小闹钟，七点整——分针秒针叠在一起，纹丝不动。他忘记拧发条了。

时间藏在夜气里，凉凉的，十一点左右吧。丁老师想。他揉着酸涩的眼睛走出房门，站在学校的土场上，仰头做了个深呼吸。啊，鸡窝星偏到学校的旗杆尖上来了，天空像一块大黑板，星光像没有擦干净的粉笔屑。绵绵远去的群山，又像一群沉思的学生。山脚下，小清河对岸，甜笋寨人家熄灯入睡了，一栋栋起脊竹楼站在星光下，衬着宝蓝色的天空，看去真像是一匹匹安静的野象。

丁老师习惯地端上脸盆，晃着电筒，朝山脚下走去。透过丛杂的树叶缝隙，他看见了小清河的粼粼波光。河水揉动着沙石，噗噜噗噜响。尽管月色轻淡，可还是照出了石阶的轮廓，一级一级叠向漂着青苔的小河。石阶转弯的地方，萤火虫在给丁老师掌灯，电筒光打上去，它们也没有停止闪烁。

丁老师蹲在河边鹅卵石上，掬起满捧清清的河水，月牙儿散在手掌心里，一漂一荡的，总也稳定不下来。哗啦一声，河水泼在脸上，疲劳也跟着水珠流走了。就在这时，丁老师听见什么了。树阴浓黑的砂仁地里，是什么怪物把干树叶子挠得刷拉刷拉响，就连河边的小树也跟着晃动。黑糊糊的，丁老师睁大了眼睛用力看去，泥地上好像还扭动着毛茸茸的一个野物呢，那是什么玩艺儿呀？

丁老师心里直发怵，他慢慢站起身来，揷亮电筒射了过去，惨白的光柱，刷地照见了一双闪闪爍爍的亮眼睛。“豹子”！不知是怎么搞的，他心里陡地跳出这两个字来。丁老师脸也不洗了，他踢开脸盆，抽身朝山坡头上的小学校飞逃而去。

一定是那头老奸巨猾的瘸腿豹窜出来了，丁老师心里想。这家伙臭名远扬，隔三差五它都要出来惹事，咬猪，叼羊，吓得小学生不敢来上学，都是它干的营生。有时，吃饱了肚子，大白天它也敢跑进村子，猖狂地在村道上踩出一串串脚印，算是它贴在村头寨尾的“标语”；老豹到此一游。甜笋寨的人让它激怒了，联合隔山寨那边的勇敢分子，悬赏捉拿山怪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打到这头瘸腿豹，披红挂彩不说，额外再奖赏两只老山羊。远近村子的年轻人来了劲头，他们揀足了劲上山猎

豹。谁知瘸腿豹就像得了道似的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追急了，一个趔子溜回它的花果山——小清河自然保护区，大模大样地站在“封山禁猎”的木牌下边，得意地回过头来吹吹胡子。追猎者傻眼了，他们知道，一进到这样的地方，豹子就不叫豹子，叫什么“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”了，谁还敢惹它呀。

风吹草动，丁老师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就想到了这头山怪。他一溜风逃回红砖房，砰地反手带上门，不放心，又用锄头把死顶住门扇，估计豹子再也撞不开了，这才坐在床沿上。

丁老师拧灭了书桌上的电灯泡，鼻子贴在窗玻璃上朝外张望。通往河湾的石阶小路，清风雅静，不见什么怪物追来；花影树影，静静地落在月色里，也没有被山林强盗的身爪搅乱。丁老师放心了，也疑惑了：适才看见的那双眼睛，那么亮，那么圆，不是豹子又是什么？哎，当时多看一眼就好了，跑得丢盔弃甲，慌慌张张，幸好他教的那些调皮娃娃没在身边，要不多狼狈啊。

丁老师躺在床上，窗上的月色闲闲的，越发显出夜的宁静。哪来的豹子呀，你一定是看花眼了。他在心里调侃自己，骂自己是胆小鬼。丁老师的心情松活多了，脸盆扔在河边，明天再去收拾吧，他要睡了。

他睡不成。窗子外边，突然传来一阵哀哀的狗叫

声：汪，汪汪，汪……仔细听听，叫声就在他刚才去过的小河砂仁地里。霎时间，丁老师又睁大了眼睛，他明白了，他前会儿看见的，哪是什么豹子啊，不知是哪家的小狗走失了困在砂仁地里，不小心踩在逮老鼠的夹子上了。老鼠喜欢钻到背阴地里偷吃砂仁，看守山林的石爷爷在草丛里装设了不少逮老鼠的铁夹子。前会儿，怪不得电筒光照在那家伙的眼睛上，它竟然一动不动，真是豹子，说不定早就顺着亮光扑过来了。

丁老师翻了个身，面朝墙，裹紧了被子。他想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，还要给学生讲评作文呢。

“汪，汪汪！”小河边的狗叫声更加急切了。这家伙一定是遭到了别的野物的攻击，叫得可怜巴巴的，一声声好像在喊：“救我，快救救我！”丁老师睡不住了，他蹬开被窝，拿起电筒，拉开门闩，朝小河边走去。

砂仁地里传来杂乱的声响。丁老师寻着声音撒亮了电筒，雪亮的光柱，一下定住了两只花里胡哨的野物，嘴尖尖的，耳朵紧贴着脑袋，露珠大小的眼睛，盯着电筒光，一动不动，像是好奇，又好像让亮光震慑住了。丁老师知道那是什么野物了，他蹲下身去仔细打量。

砂仁隐藏在树阴里生长。树梢连接树梢，织成一顶大帐幕，不让一丝星光漏进来，大森林黑得见不出深

浅。就是在这样的暗夜里，岩洞里的狗獾出来打食了，它们发现了那条倒霉的丑狗。这两个贪馋的家伙，不甘心让刚才的电筒光吓走，兜了一个圈子，又折回来了。它俩窜出草棵，一前一后向丑狗发起攻击。丑狗屁股上一定是挨了一口，汪的一声，它的身影跃起又跌下，铁夹子坠着它，咣当响了一声。狗獾的尖牙眼看逼近了，眼看就要把鼠夹上的丑狗撕裂了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哀鸣，拼死抵抗的丑狗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。

丁老师爱管闲事，小学生会逃学，家里养的小狗不也会出走迷路吗？他猫着腰站起身来，用电筒光驱赶狗獾。狗獾死盯着光亮，不动了，可也不逃。看得出来，鼠夹上的狗尽管瘦了点儿，狗獾也舍不得放弃。丁老师稳了稳神，他一手举着电筒，一手在泥地上摸索，抓起一块尖石头，甩手扔了过去，砸得树枝噼啪响。

“打死你！”

狗獾一点儿也不害怕丁老师发出的威胁。它们大概也听出了这是一个教书先生的吆喝，用不着紧张。

丁老师没辙了。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狗獾身子灵活，它们要是对他也来个前后夹击，还真不好对付呢。他定了定神，一瞥眼，看见了扔在河滩上的搪瓷盆。丁老师有招数了，他抓起脸盆，还拣了块鹅卵石攥在手里，咣咣咣，筛锣似的敲得山响。哈，